建生醫社

智育影院 七月二十七日起演 姊妹花

大光明 八月一日起演 化身博士

新詞 一本

鑄成

嬸太太外史

笑 笑 笑

[illegible]

成都新聞

中華郵政認爲新聞紙類 民國貳十三年八月三日 (星期五)

第肆伍捌號

社址 東御街壹伍肆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協業印刷社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報費……半年……全年三元二 外縣每月加郵費一角五

論女子的進化美

（可平）

中國古代的女子，以病態爲美，所以腰如束素，臉頰清瘦，走起路來要風擺楊柳，屋內總要放着藥爐，別人一進門，就聞見藥香。到了成年的時候，總是多愁多恨，時常怨恨自己的命薄，大門不出，二門不邁。閑着沒有事的時候，總是支頤獨坐，往往還要流點眼淚，讀過點古詩古詞，於是總愛兩首，做完了放在枕頭底下，不教旁人看見，偶然被旁人看見了，要羞的無地自容。詩詞總是離不了「黃花憔悴」，「人比黃花瘦」「腰圍減」，等等的句子。在這時有一個才子，於是相憐相愛，這個女子還許有救，不然非憔悴而死不可。像林黛玉死的時候，是一張皮包着點骨頭而已。

現在的女子總算進步一點，知道病美已覺落伍了，於是拚命的練球，練的腿粗頭大，膀闊腰圓，雖然比不上古代英雄的虎背熊腰，然而總健壯多了，別的事不會作，就會打球把「寶貝兒」「瓦遲慢」（這都是英文）練的很熟，能跑一萬米，六月裏在大街巡行三周，點不出汗，照這樣應該不搽粉，不用紅臙脂抹口唇才是。然而女人終是女人，非愛看一紅一白的，這樣稱其爲健康則可，稱其爲美，其實是違心之論。

據說現在擦粉塗脂又不時興了，請看這段新聞：

「京滬 摩登婦女，今夏流行在腿臂上塗紫黃色，表示健康美。」

健康美，原來也可以不必由打球而來，假若一個骨瘦如柴的女人，腿上臂上塗紫黃色，未必就足以表示健康吧，只要時代以爲何種樣子是美，女子總是會想辦法的，白可擦粉，紅可塗脂，紫又可塗一種油。這總可以說是時代的進化，然而不是女子的進化。

有問必答 △信箱

王洪順博士

值此暑熱炎天本報爲增進閱者興趣特闢滑稽信箱請王洪順博士擔任如蒙閱者函詢有問必答請求簡明按王洪順曾寰學歐美阿非五大洲得來十二種博士頭銜學識之豐富則白貢之鹽井不足喻其深喜馬拉亞之山峯不足喻其高留店之煙筒不足喻其通敵組婦女之脚不足喻其香每一文成全世界之報館爭相登載本報不惜巨資特派轎子接來閱者不信請漫漫看

紀實滑稽 香豔小說 社會怪現狀

〔魚夢〕

（208）

第四十一回 守財奴廣覓宜男草 裸體女原是自由花

話說綺席。各人面上依然帶着笑容。由小芙作東面行。一起同到綠意閣中。正擬開菜單。書寫請客片。忽然車夫阿六走來。遞過一疊請客片。小芙接過手中。原是桐生在蘭芬老七處請客。只好將自己的請客日子換下一天。填齊請客片。吩咐主政。來日分送。當下杏村說道。芙哥。小弟常抱伯道之憂。終非了局。這次來滬。一則是慰問老哥。一則是想覓一個宜男小妾。你是風月場中的老資格。托你代爲物色。定能如願以償。小芙答道。宜男相的女子。多得車載斗量。不過尊夫人曉得了。向我問罪起來。你卻吃不了。只好兜着走的。杏村答道。她已表不干涉。你盡管放胆物色。小芙問道。是否一定要處女。還是可以隨隨便便的。杏村說道。自由時代。貞操早已打倒。處女與否。不成問題。只要保得定會生男傳代的。小芙便向主政阿巧問道。阿巧姐。你婆婆媽媽。認得的不少。托你領幾個大屁股姑娘來看看。若能成交。從豐酬勞。阿巧答道。小家碧玉是多得很。明朝上半天。請到這裏來看罷。不過大屁股是難覓的。只要唇紅齒白。氣血旺。身體強。保你腳趾頭碰碰。也會生得三男四女哩。那末我是老實人。先要聲明在先。整備多少身價呢。杏村答道。看貨色。定價值。預先有了限制。反而不便。還得你此時就去領幾個來看看。阿巧凝想一回。立起身來說道。你們稍寬坐一回。我去領來。說罷。挽着頭頸出門而去。原來她年紀雖已三十多。却是風騷入骨。烏斯車夫。只要是年力精壯。她都要攀相好的。當下隔了一回。阿巧同着兩個小家碧玉走來。含笑向杏村說道。蔣老你瞧這一對蘇家姊妹。生得阿嬌討人歡喜。言下。指着一個梳愛斯髻。穿長馬甲的說道。這位是月娥姐。今年十九歲。

小舞台

風流小生 遊八殿

（第八幕）

（牛頭白）三妹。陰司登程。休誤了陽時間。（牛頭作叉狀）（旦醒悟。時已遲。繼洗心革面。也要受地獄之苦。嗚呼。三妹。此日一別。更不知何日相見了。（旦白）五姐。我恐怕還要步你的後塵哪。（彩白）牛蕭氏受刑時到了。馬面。（馬面吼介）將他叉進去。（牛旦泣介）三妹呀。你害了我呀。五姐。救我一救（旦白）呢。我自身都感難保。如何還能救你。（馬面叉牛蕭氏下）（彩白）牛頭可促楊黃氏登程。（牛頭作叉狀）（旦唱）離開了八殿往前進。黃風蓮移步不暫停。九殿閻王是平等。威武殿肅森天神。罪男犯女哀告稟。二位願去作好人。阿鼻地獄睹不忍。鳥飛不到怕煞人。（彩白）楊黃氏。你可知此獄的利害。（旦白）不知。（彩白）啟請二娘指示。（彩白）此獄名之曰阿鼻大地獄。鳥飛不到。奇臭難聞。昏暗污穢。深欲十里。凡陽世之貪官污吏。逆子奸僧。應受入殿之刑後。便押到此處。此等罪犯。皆係罪大惡極之徒。初付獄時。並不捆綁。推下底去。只在門前站定。誰知罪囚之入。自己立足不住。便漸漸陷下獄底去了。但獄地十分臭穢。兼有利刃尖刀。直立向上。陷下去一個即戮着一個。血流成坑。盡夜叫喚。居其中者。數百年不見天日。如值審案用刑之時。則派極凶惡之夜叉下去搭出。刑罰用畢。仍由上擲下獄底。千秋萬載。受苦無窮。俟其獄罪交滿時。則令歷受本區之十六小獄。然後準他投生胎卵濕化。不能復人身矣（未完）

諸詞雜拾

炒栗偈 有貨炒栗人死偈曰：平生劈劈剝剝，作盡萬千手脚。今朝撒手便行，這回炒得離殼。」

鳥對僧 東坡戲謂佛印曰：向讀古人詩云：「昔聞啄木鳥，疑是打門僧」。又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未嘗不嘆息古人以鳥對僧，自有深意，佛印曰：所以老僧今日常得對學士，坡無以應。

你你你 有三人同逛妓館，問妓何所同宿，妓云：「你你你在我心肝裏，吃杯品子茶，嘆一口川兒氣，恨不得作個姦字陪着個你你你。」（未完）

紀實短篇 惡因孽果

奇滑

序 客歲浪跡Y鎮，得識好友L君，蓋L君本D邑中學生也，嘗爲余述其事頗詳，言間猶帶欷歔，余曾幾度提筆，願以聞之心痛，追論措詞，然以有鯁在喉，不吐難快，遂不慚簡陋，遽爾爲之，並君致歉，暨諸方家有以指正焉，奇滑附識

賓朋雜聚，車馬如雲，階前細樂幽幽，譜出和鳴之曲，室中風琴嚶嚶，奏成快樂之音，斯時也，惠

衣沾襟，已濕杏花之雨，和宜吹面不寒楊柳之風，草本知名，隨偏隨意，花如解語，笑欲迎人，此春來融和之天，允宜詠「花好月圓」之日也。

「東皐兄：欣美哉，吾今日祝你倆和好百年也，」一語說，皐兄今者偕C女士結婚，吾儕可喜哉？變成功高歡也，」東皐其何？乃省立大學畢業歸來者，在校以運動著名，尤精于網球一項，課餘時，二三伴侶，擊拍場中，此往彼來，翱翔上下，儕輩鮮能勝其一籌，雖年剛弱冠，而談吐頗雋，體魄魁梧，既都而和藹，同學咸稱重之。（未完）

和合拍賣行

代人拍賣不動產，可使不動產化爲動產，而不失主權！

行址：南…街

承印美術
價值低廉
同樂印刷社
石印 鉛印 [illegible]
出品精速
現取不悞
營業處棉花街九十四號

康寧機
[illegible]

小舞台
[illegible]
每位票價二百文
全月包票三角

最妙消暑
綠府街中段昌
源館對門製革
廠樓上黃金龍
督辦建南土漂
每一杯三四吊錢
地點又適宜
會人又方便
既可以談天
又可以消遣
樓高涼風爽
燈明手拈戳
把斗徐徐吸
天上非人間

克淋白濁康
上海新化學藥房特效
專治白濁藥不拘
初起久患一二服能
九支剃止痛消淋三
日除根永不復發害
不見功原洋退還
每大瓶一元
每小瓶五角
成都[illegible]售處春熙
路[illegible]藥房華勝
藥房東大街半成
藥房華昌藥房

廣告價目
[illegible]

除斑美容
功效第一
請用天女牌
換面金丹
總批發處 中外大藥房
經售處 本市各大藥房

愛國歷史 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五十一回 魏朝賢鏖兵細柳道 何朝鼎大戰明月橋

俱未損着白尼戈，一絲毫毛，二人暗暗吃驚，將欲及早敗走，猛聽一聲喝道，二兄休慌，俺張應雷來也，話聲未完，耳邊風聲響亮，張應雷以一馬趺入，鼠那戳王，手裡提着柄三尖兩刃雪鋒刀，寒光四溅，其清若水，便知不是凡器，自己恃仗着，用的兵器沉重，大喝聲一鍾以向白尼戈面門擊去，白尼戈用刀一迎，好似削木瓜般，已將銅鍾劈爲兩半，張應雷大吃一驚，急使左手鍾擊去，白尼戈抽回刀來，用了個蘇秦揹劍式，斗大個鍾頭，已滴溜溜的滾向草裏去了，張應雷握着鍾桿，拍馬便走，耒家國公護衛，齊聲吶喊，似潮水般圍了上來，白尼戈揮動手中刀，殺得大安耒將，東偏西倒，魏朝賢心裡好生歡喜，急指揮雲可孝王輔才，盧戚蛟，雪騰豹等，上前各處救應，今日務要生擒大安諸人，好剪草除根，這時八峯山頭，暴烟亂冒，火燄已冲空而起，宴麟園園內園外，殺聲震地，人喊馬嘶，盧杞見白尼戈如此凶猛，心中好生歡喜，雖尚未知德宗生死，但料定全國中，真者一人能及蘇爾旦武藝者，縱上天入地，德宗也要被蘇爾旦擒着，致於死命，心中正自思忖之時，猛聽震天價一聲巨霽，接着血肉橫飛，慘叫聲起，掉頭看時，宴麟台上，張豹已將擠猊炸死，盧杞大吃一驚，正欲命人前去迎敵，務須將林登張豹擒着，以報炸斃之仇，猛見張豹大喝聲，已舞動手中熟銅棍，似驟風急雨般，捲入重圍，奔敵白尼戈，白尼戈殺得性起，尚未等張豹趕到，便將身子一矮，舞刀向張豹足下捲去，張豹急用棍往欄，那裡攔得住，將銅棍削爲兩段，那刀仍向張豹足下飛來，張豹一個虎跳方才躲過，白尼戈那裏肯放，跟蹤趕去，猛可裡一線冷風，趁腦後飛來，白尼戈急返身用刀一迎，只聽噹的聲，已將偃月銅扇，削去一角，林登大吃一駭，方瞧得白尼戈確爲利害，急展出他的看家本領來，一片扇光，上下翻飛，極得白尼戈，看不真確，林登在左或是在右，只好將刀緊緊護着身子，大安兵將，也一齊撚槍縱馬，幫助林登厮殺，魏朝賢一眼瞧見，深恐白尼戈，寡不抵衆，受着大安賊將的暗算，回顧左右時，却連一人都莫有了，原來米勝將劍拔出，蘇爾旦跟卽躍上台去，欲擒德宗，這時埋伏在甬道內，的黎玄龍等以及四家國王，俱乘機殺出，黎玄龍，鉄佑忠往助米勝，抵擋燕秦旭海四家國王，分頭戰着各將的護衛，埋伏在園內的雲可孝盧戚蛟，已及九家國王，齊分頭混戰，宴麟園內，但見馬翻人亂，殺成一片，分不出誰是賊軍來，魏　賢心裡暗暗着急，怎麼埋伏在園外的來將，不見殺入呢，讀者休慌，原來黎元忠，在八峯上，隱隱聽見園內獸驟嘷叫，便知盧杞以發然起事，急放起一把火來，埋伏各將，首推壽山性急，一見山頭火起，便將僧衣脫去着了條砍肩，赤着背膊，倒挽着禪杖，火雜雜直趕宴麟園左門來，將到左門，便聽見園內殺聲大起，刀槍如林，壽山大吼聲，見郎們散開，大路步將欲衝進左哨，猛聽一聲炮響，樹林裏轉出隊人來，爲首一人，頭裹紅巾，躍馬提槍，正是蔡慶，高叫禿驢休走，俺奉暴恭軍將令，候你多時，壽山大怒，且不進園，翻身來戰蔡慶，身彌羊山，二國兵馬又到，一陣俺殺，蔡慶看看要敗，突見羊山後隊，紛紛大亂，一將舞杆殺入，却是顏子厚，篤頸上繫着顆首級，乃是護衛將軍林成芳，原來顏子厚，奉暴賽花將令，巡守宴麟園後門，正領着兵馬，屯坡觀望，突聽見宴麟園內，殺聲驟起，顏子厚急領軍攔着後門道路，不一時林成芳便引着大拡等國殺到，顏子厚早將兵馬，伏於園內左右，

玉獅帶初集
預約諸君
請明日憑劵
赴原訂書處
取書不誤

大明廿七俠 （九三）

第廿六回 公孫策仗義全夫婦 李如龍任俠救友朋

必想這美人，定是上官傑的妻子了，旣此情形，眞也算得是多情夫婦了，況且天生麗質，一對佳耦，强令拆開，實係大殺風景，遂將頭一昂，伸手一推窗格，呀一聲窗格開處，公孫策一個飛燕穿簾勢，已竄飛到床前，足未立定，便先將燈燭吹了，伸手將上官傑的妻子啞穴一點，說了聲特來相救，不要怕，輕輕一提，挾在脇下，飛身由樓窗內穿出去，直飛上對面牆頭，墊一墊足，已上了屋，飛身到後面便殿，聽了聽，下歌舞均已停止，將上官傑的妻子放下來，低聲說句不要動，遂飛身下去，將方勝兒由衣袋內取出，推窗而入，直到宸濠的面前，說了聲小民將來給王爺請安，有兩句話對王爺講說，故此留下方勝兒相贈，說罷飛身就走，宸濠大驚，喝聲拿刺客，宮娥太監等一陣亂驚恐，正欲上前捉拿，來人已失所在，追到天井裏，向上下四面一看，那有半個人影，回身入內，稟復王爺，宸濠將方勝兒拆開一觀，只見上寫

> 綱維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小民游戲人間，偶到京華，聞千歲頗多違反人情之事，並有强奪上官傑妻之事，因此特到王府，將上官傑妻救出，並警告千歲，以後作事，須心地光明，如再犯上流情事，或有危害國家之心，催殘百姓之事，被小民聞知，小民當不避艱險，爲國除奸，爲民除害，先此警告俾千歲謀懺悔，以圖贖蓋，

宸濠看了一遍，心中又驚又氣，祇得說罷了，刺客已走得遠了，宸濠東張西望些什麼，不一會西苑太監袁安來報，說美人被飛賊劫去，請千歲下諭，着各處緝拿，宸濠嘆道，劫已劫去，還說什麼，你們不可招搖，本爵將來自有擒賊之計，袁安退後，宸濠當夜與致毫無，無精打彩的安歇不提，且說公孫策挾了上官傑家的，飛也似回到鴻昇客棧，先由窗格內回進自己房中，將上官傑家的，安放在床上，給他一掌，回復了他的說話機，能輕輕說了句別說話，我去找了上官傑回來，遂走過去，點了燈，以手彈了彈板壁，叫道老哥，幸不辱命，尊夫人已珠還合浦，請過來相見罷，原來此時上官傑尚未安歇，正獨在那裏沉思公孫策是何意思，詳細看他那字條兒，猜測公孫策或無歹意，亦未可知，但因人情鬼魅，却又不得不防，故此思來想去不得主意，仍坐在那裏，忽聽隔壁聲喚，不由大喜，轉疑他是有意戲弄，反而應聲道，尊兄何苦相戲，恐孫策不由暫笑，說上官仁兄，令正在此坐着，你如不信，可以喚一聲看的，上官傑正要開口，那婦聽見丈夫口音，早已忍不住哭將起來，喚了聲相公，我實係在此呢，上官傑聽見聲音，方纔相信，急忙開了房門，去推隔壁房門，公孫策一面開門，一面低聲道，別哭別哭，半夜更深，哭出事情來，不是耍的，夫妻二人見了面，雖只隔了幾日，眞有一萬種離情別緒要說，怎奈當着公孫策的面，不好意思抱頭大哭，祇有互相流淚嗚咽分兒，公孫策忙向二人搖手道，已經會聚，如何還哭，上官仁兄，你們哀候補，此處已萬不可住，在我看，這候補的差事，不知要等到何年月日，不是先回家去，另打別的主意，據聞昨日有人送二千兩銀子給你，如此說來，老哥的用度已足，諒來不短少什麼，

醫藥質疑

凡有來函 依次答覆

問

吳倴先生文鑒

兹因鄙人隨時夜夢遺精於七月廿六七八號三夜每夜均一次特來函請君賜晏先生賜一良方方不盛沾感之至

陳慶丰

答

陳慶丰君來函述病過簡無從擬方如果係有夢始遺可每日服封髓丹二錢（午飯后一錢臨睡服一錢）連服數日必有效也